

# “理”词义的发展与及多义性的演变机制

徐丽丽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系,四川 达州 635001)\*

**摘要:**“理”有两个平行本义:玉石纹理义和治玉义。“理”义的演变由“治狱官”义到“对所有事物的加工整治、使之合宜”义,再到促使其加限定修饰成分表达词义间的细微差别,词义引申路径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理”具有文化多义性,涵盖日常用语义、普遍概念义、文化符号义,其中文化符号义包含哲学义、医学义、文艺美学义和文艺理论义。“理”的发展与多义性的演变机制是词义的弹性机制、中国人比附联想的文化心理及其他多种因素综合推动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理”;语义演变;多义性;动因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7.059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7)07-0059-06

## 一、“理”的两个平行本义:玉石纹理义和治玉义

理《说文解字》释为“理,治玉也,从玉里声。”<sup>[1]</sup>“理”为形声字,“玉”为表意形旁,“理”的意义主要在“玉”字基础上衍生,与玉文化有密切关系。《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引徐锴说“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从玉”,可见“理”又有“玉石的纹理”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纹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sup>[2]</sup>理又指顺玉石自然的纹理而加以剖析、雕琢,《韩非子·和氏》中“使玉人理其璞”即治玉义,这两方面的意义是互相平行的,都是理的本义,是理能够发展出众多引申义的根本<sup>[3]</sup>。

## 二、“理”义的演变

(一)春秋时期:“理吏”同源,“治狱官”义到“整治田地、划分疆界”义

“理”这两方面的原始涵义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而发展丰富。据王力先生考证,“理吏”同源,以理之音义假借为吏<sup>[4]</sup>,指治狱之官、使者之官,即狱理、行理,早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就已屡见不鲜。《左传昭公十四年》“士景□<sup>[5]</sup>如楚,叔鱼摄理”,“理”即理官、治狱官。《左传昭公十三年》“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治狱官之义一直沿用至清朝,历史上不少词语即这类官名,如:“理刑、理官、理问、大理寺、大理卿、理曹掾、理掾、理职”,“理所、理院”指掌刑狱的衙门官署。

随后,“理”又由“工匠治玉”引申扩大而指人们整治田地、划分疆界,使土地井然有序的行为,这是整理、治理的初始意义。《诗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均为此义。《诗经》《左传》《国语》中的“理”均是指具体事物名称或人的行为的概念词。早期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内容恐怕就是以上两项内容吧。

\* 收稿日期:2017-03-15

作者简介:徐丽丽(1988—),女,黑龙江肇东人,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语言应用及规范、对外汉语教学。

(二)词义由个别转向一般:“对所有事物的加工整治、使之合宜”义

随着人们认识的联想、深化,引起视野的扩大,不仅整治土地叫“理”,人们对所有事物的加工整治、使之合宜都可以称为“理”。整治水患叫理水;整治财产叫理财、理产;整治军队叫理戎、理兵;治正国家社会和人事叫治理;《荀子·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其惟心行者乎!”理即治,又有《荀子·天论》:“本事(农业)不理”,《易传·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早义”,还有许多词语如“理人、理民、理物、理庶、理世、理国、理事、理业、理家、理化、理枉、理治、理丧、理恶、理乱、理责、理算、理养、理刷、理干、理能、理功、理柄”<sup>[5]</sup>中理用的都是“治理”义;词义引申由个别到一般,这是一种规律,由上可见理也毫不例外。“整治田地使之井然有序”的个别行为引申到一般状况即条分物类、使之整齐有序,即料理、整理,“清理、理发、理妆、理鬓、梳理、修理、当窗理云鬓、当户理红妆”之理。“治理”又引申指“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孝经·广扬名》:“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吕氏春秋·劝学》:“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由此义构成的词语也不在少数,如:“理王、理古、理本、理平、理代、理行、理名、理称、理乱、理构、理安、理定、理状、理绩、理迹”。

(三)词义由具体到抽象:词义的精细化促使其加限定修饰成分表达细微差别

由于人们思维认识的精细化,理的意义也越来越精细化,以致不得不采用加限定修饰成分的双音词来表达它们的细微差别。“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谓分理”<sup>[3]</sup>,照看人物叫管理,安排事物解决总是叫处理(办理),这些意义的理直至今日还广为使用,构词能力极强,如“护理、受理、审理、署理、代理、助理、经理、协理、自理、总理、佐理、调理、日理万机、田间管理、定性处理、冷处理、热处理、处理品、代理人、协理员、安理会”等等。由理具体的“玉、水、田地、军队、农业”到抽象的“国家、社会、人事、心、性、气”,再到理表示一种更抽象的“态度”,“对别人的言语行动表示态度、表示意见(多用于否定)”的意义,晋葛洪《抱朴子·讥惑》中“虽见耻笑,余亦不理也”,如体现在“理睬、理会、理茬儿、签理、置之不理、待理不理”这些词语中的理,这是词义发展变化由具体到抽象的一种规律。

### 三、“理”的文化多义性

(一)日常用语义:自然纹理引申到事物纹路、条理

观察认识的深入使人们发现不仅玉石有自然的纹理,木有木理、水有水理(《说文解字》中分别为枋(音 lì)、泐(音 lè)),文有文理,岩石还有节理。人体筋骨肌肉也有其纹理叫肌理、腠理,《史记·扁鹊列传》中“君有疾在腠理”,理便产生了指事物所具有的纹路、条理的意义,由这种相似引申出了更丰富的内涵,但它仍只是一个概念之词,是日常词语。

(二)普遍概念义转向文化符号义:社会人事之理和伦理道德法则

“语词作为语言结构体系的单位,其原初是语言符号而不是文化符号,其功能是表述概念而不是建构文化。……但是从散漫无涯的概念到整体系统的文化思想、文化体制和文化模式,还有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思想家们为了得到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术语,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提称他们所认识到的一些范畴,于是就把日常的语言符号改造成了文化符号。这样的文化符号在文化的观念形态体系中有一种‘内核’的功能,可以由此推衍、生发、建构成整个文化理论大厦。”<sup>[6]</sup>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由玉石、木、水、人体的条理产生相似联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运行变化的条理,天有天理,地有地理,社会人事也有它的条理、“事理、义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易传》中他们就对理有颇多发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如,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同上);“观亦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这里理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日常词语,理为“地理”,指地上山川、

原隰、草木、动植万物所具有的条理、规律；理为“天下之理”，指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的事理；理为“性命之理”，开始把人的仁义等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说成是天赋的法则，把社会的伦理原则升格为绝对和自然本性及其规律，理上升为标志天地人的固有本质特性和运动变化规律的范畴。理不但是天地自然之理，而且是社会人事之理和伦理道德法则，具有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意义。理便成了一个普遍概念和哲学术语，成了文化符号，既是概念范畴，又是价值范畴。许多文化领域都以“理”为核心概念和价值尺度，在语言中形成了众多用“理”作语素构成的词语，其中有的本身又是某一文化领域的术语，有的则是一般词语。

### 1. “理”之哲学义：本体论、伦理观到认识论

在哲学方面，自“理”在战国时具有哲学范畴的基本特征之后，从战国的儒道墨法各家论理到宋明理学的极度昌盛，再到清末近代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哲学“理”范畴不断地被继承、补充、丰富，有消失，有新生。在这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极繁多的“理”之说，不同学派的古代思想家赋予理各种各样的涵义：

(1)古代“理”范畴基本属于本体论和伦理观。有先秦儒家的“义理、礼理”，道家的“天理、物理、人理、生理”，法家的“法之理”，墨家的“事理”和“另实之理”，管子的天地万物之理和治国安邦之理；有董仲舒继承发扬先秦儒家“仁义之理”和吸收改造道家“天理”法家“法理”的“中和之理”；有魏晋时期的“玄理”，佛教的“空理”；有程朱以“理”为宇宙自然最高本体和人伦道德最高准则的“天理、实理”，把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之理上升为哲学最高范畴<sup>[2]</sup>；有陆王“理即心，心即理”“理是心中固有的良知”的“心之理”<sup>[3]</sup>；有明清之际主张“气”为万物本体、“理”为气之条理，气是理存在的依据、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的“气之理”等等。古代理范畴主要有本体、规律、道德伦理原则、道理等含义，基本属于本体论和伦理观<sup>[7]</sup>。

(2)近代“理”范畴增添了认识论功能。近代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吸纳西方全新的概念，用科学知识改造理，给理范畴增添了认识论的功能，提出公理、定理、真理、原理、哲理、伦理、理智、理性、理想等，思想深度大大超过古代，天理的绝对权威被彻底推翻，树立起试验的标准，科学试验取代了直观理性思辨，理不再是阴阳之理，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固有规律。直至今日表“规律、道理、事理、理由、原理”<sup>[8]</sup>之义的众多的理词语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理当、理合、理亏、理论、理解、理会、理应、按理、定理、法理、合理、机理、讲理、评理、论理、说理、推理、有理、有理、无理、正理、歪理、明理、情理、输理、天理、学理、玄理、乐理、明情理、一面几理<sup>[9]</sup>、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理屈词穷、理正词直、据理力急、列理取闹、以理服人、至理名言、天理难容、天理昭彰、不可理喻、心安理得、岂有此理、人情物理、强词夺理、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人情入理、伤天害理、言之成理、人同此心、物同此理等等<sup>[10]</sup>。

### 2. “理”之医学义：养生之理

在医学方面，中医将解释为人体的生养之理，即人体生长化成收藏之理和阴阳逆从之理，是次于“气”但也很重要的核心概念。《黄帝内经》“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素问》）中医认为人体与天地万物一样，由气构成，气在人体内的流动变化，形成生命的运动。生命的生长化成收藏的代谢规律，便是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同上）天地万物有阴阳变化之理，人体生命亦有“阴阳逆从之理”，它表现于血脉运行，便是脉理。“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同上）。切脉揆度，求其脉理，是中医诊病的重要方法；求得脉理而知体内阴阳逆从、生长化成之理，然后才能循理而治，治病之要，在于开发腠理、疏通血脉、调节阴阳，调理失去平衡的阴阳之气，使之恢复平衡中和状态，这是中医治病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理气”，即所谓病理、药理、中医医理，也是流传几千所的中国养生之理：理身、理神、理性、理心、理中、理气。再如“理塞、理脉、肌理”，“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都是有关中国医学的理。

### 3. “理”之文艺美学义：理与“言”的对立和统一

在文艺美学方面，由于中国古人持“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文道一统”的艺术观，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自古读书作文必“多求理道”，即文章的义理，文章言论必要阐释普遍皆宜的道理，有内容、有思想，理便是一个与“言”相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刘勰《刘子新论·审名》“言以绎理，理为言本；……有理无言，则理不可明；……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sup>[11]</sup>，《崇学》篇说：“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意思是说语言是用来表达道理的，道理是语言的概，但没有语言，道理也难以表达出来。葛洪也主张理依言备，“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八音谐而箫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辨。”（《抱朴子·喻蔽》）主张通过有形有声的文辞、语言来阐明辨析事物的至理、规律。后人还颇多论述。晋陆机《文赋》“或辞害而理此，或言顺而义妨”，理此即理顺，于道理切近。《颜氏家训·文章》又有：“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钱起》中有：“起诗体制新奇，理致清贍”，理致即义理情致。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理意即道理和含义。明宋濂《故□峰先生朱府君墓志铭》中有：“其学以圣贤为宗，其文以理气为主，其行以忠信为本”，理气为文章的义理与气势。理趣——义理情趣，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道：“右丞……《黄花川》《石门》等作，亦能得山水理趣。”“理窟”——义理的渊藪，谓富于才学”。《世说新语·文学》“张凭勃窣为理窟。”又指义理的奥妙，清黄宗羲《徵君沈耕岩墓志铭》“为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

#### 4. “理”之文艺理论义：文论评价用语、说理议论的手法和体制、文章内容或词名方面的条理

理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评价尺度之一，并由此引申出现“理尚、理具、理鉴”一类词语，指人有辨明道理并能阐释义理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有才学、有识见，成为对人的才情气质的一种评价用语。

在古代文艺理论中“理”还指与叙事相区别的说理议论的手法、体制。宋姜夔《白石诗说》：“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理言即议论。唐李华《箫颖士文集·序》：“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即近于论说体裁。清袁枚《随园诗话》“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何尝无理语？何等古妙？”理语即说理之言。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鄒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理至即说理周全之义。还有指“诗作中陷于说理而少情趣的现象”——理障，朱自清“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通过叙事说理而体现的境界”——理境，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中有言：“陈张《感遇》诸作，用单笔而运以理境，乃学嗣宗《咏怀》”，等等。

理还有指文章内容或词名方面的条理主义，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艺三·时文诗故》中：“时文虽无与诗故，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这意义至今仍鲜活地体现在今人的文论中，如“文理、理路、有条有理、顺理成章、文理通顺（文通理顺）”<sup>[12]</sup>，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中：“他的文章理路清楚，例证确切，通俗易懂。”

以上粗浅的分析，未能面面俱到，但也可见汉族人“理”文化的建构大略及围绕“理”文化所产生的词语系统、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端倪。

## 四、“理”的发展与多义性的演变机制

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对意义的变迁作逻辑分类是徒劳无益的，……发现意义变化的动力和条件是重要的。”理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变化，其动力、条件何在呢？

### （一）词义的弹性机制

通过考察“理”的词义演变我们发现，“理”之所以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发展，首先在于词义的弹性机制。语音的弹性机制小，词义不然，词义体现在用法中，对各种类似用法的概括就形成新的词义。《说文解字》中，理、琯、琢三字都释为“治玉也”<sup>[13]</sup>，为什么“琯、琢”都没有发展成如理一样庞大的词语系统和价值系统呢？理的本义既指玉石的纹理又指循玉石纹理而治玉，这种不同于琯、琢的独特的初始涵义，就为理的词义引申并发展成为哲学范畴和文化符号提供了可能性<sup>[14]</sup>，它本身的词义弹性机制强于琯、琢，能够适应语言交际的需要而不断生成新义。

## (二) 中国人比附联想的文化心理

中国人特别喜欢在语言文字中做机械的比附联想的文化心理作用。“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化心理,对于联想的产生和腾飞方向起着潜在的然而也是重要的激发和引导作用。”<sup>[15]</sup>梁漱溟曾说“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的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sup>[16]</sup>“非论理”就是现在说的“非逻辑”,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非逻辑的论说方式。比如上述理由一事一物之纹理条理推及万事万物的条理,由天地阴阳之理而引申为中医医理、人体脉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为其哲学核心构架来论“理”,都是没经过科学试验的验证、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比附联想穿凿的成分很多。

## (三) 其他因素的推动作用

再次,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社会实践中对外界事物和主体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交汇都是“理”概念得以丰富发展的因素<sup>[17]</sup>。

## 五、结语

以上仅从历时的角度对“理”的词义引申进行探索,不难看出其引申类型综合了辐射式与链条式。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摸索出“理”的词义引申过程,“理”的语义地图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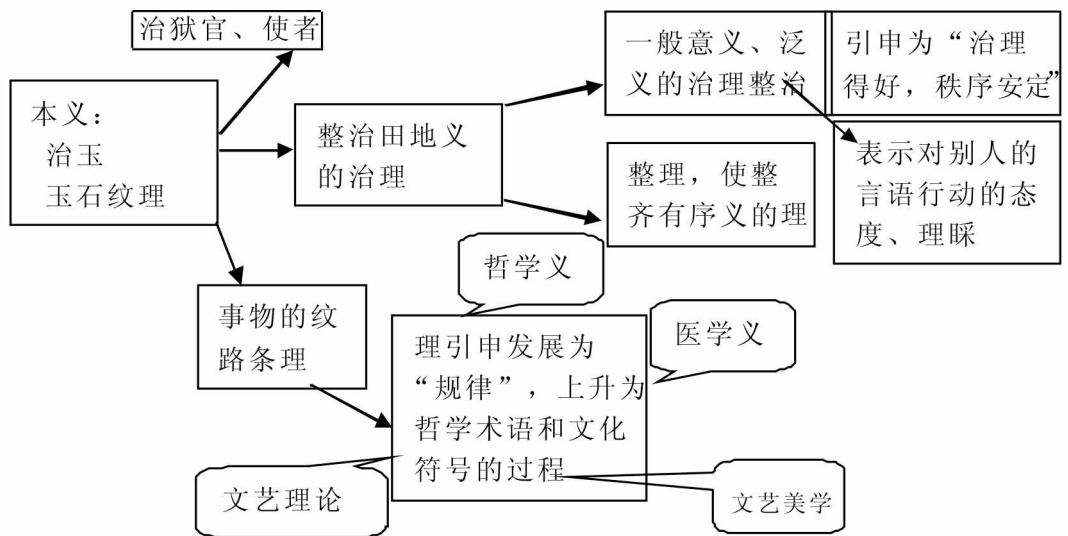


图 1 “理”的语义地图

本文初步探索了“理”发展出丰富的词义系统、价值系统的动力和演变机制,仅仅对“理”进行了浅略的历时考察。“理”这个“点”与与道、气、心、性等其他“点、线、面”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并可找出相应的内在联系规律和机制。

### 注释:

- (1) 符号“□”表示原文献未查证此字。
- (2) 程指二程,程颢、程颐;朱指朱熹。
- (3) 陆指陆九渊,王指王守仁。

### 参考文献:

- [1] 张立文,编.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56—135.



- [2] 许慎.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89-90.
-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31.
- [4]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2:87.
- [5] 周士琦,编.实用解字组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215.
- [6]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112-141.
- [7] 傅兴岭,陈章焕,编.常用构词字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93.
- [8] 陈晨,等,编.简明汉语逆序词典[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65.
- [9] 杨升初.现代汉语逆序词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85.
- [10] 梁兴哲.倒序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3.
- [11] 何九盈,王宁.辞源(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8.
- [12]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6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79.
- [13] 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
- [14] 李新魁.类别词汇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2-34.
- [15] 周光庆.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5):120-126.
- [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42-155.
- [17]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62-193.

### On the lexical meaning of Lǐ and Its Multi-meaning Evolvement Mechanism

XU Li-li

(Normal Education Department, Da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azhou 635001, China)

**Abstract:** Lǐ has two parallel original meanings: jade texture and mould jade. The evolution of meaning about Lǐ began from governance prison officers, followed by the meaning of processing and improving everything and making them satisfactory, to adding a restrictive modifier before it to express the subtle distinction. The ways of the meaning extension com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general, and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The meanings of Lǐ have multipl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at include the meaning of common expression, the meaning of the general concept and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ymbols, of which the cultural symbol meaning contains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the medical meaning, the meaning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and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Lǐ and the evolvement mechanism of its multi-meanings are prompted by the elastic mechanism of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people's comparison and association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other multiple factors.

**Key words:** Lǐ; semantic evolution; multi-meanings; causes of semantic evolution

(实习编辑:王崛起 责任校对:金玉)